

74
6640
3



74
6640
3



五禮通考卷第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慶雲撰

李森錄會集有都史桐芳觀承訂

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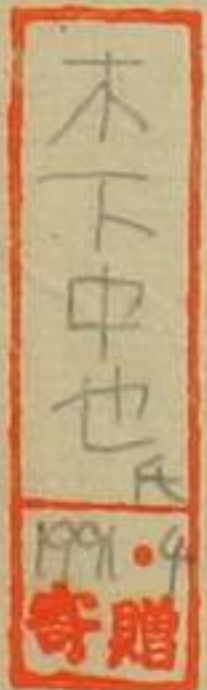
國子監司業龔昊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梁憲

圓丘祀天

蕙田案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天為百神之君天子為百姓之主故惟天子歲一祭天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冬至取陽生南郊取陽位圓丘取象天燔柴取達氣其玉幣牲牢尊俎樂舞車旗之屬各以象類雖一名一物之微莫不有精意存於其間故曰郊所以明天道又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自禮經不明章句之儒羣言淆亂朝

五禮通考卷第一 圓丘祀天



91-0680

堂之上議論紛拏六天始於康成合祭起於
新莽排擊者不遺餘力然行之數千百載而
未已大都沿註疏者失之愚因前代者失之
陋樂簡便者失之意皆非所以交於且明之
義也茲輯祀天門以經為斷以史為案經傳
為之綱領疏解為之條貫正其紕繆一其異
同而歷代典禮之得失廷臣建議之是非洞
若觀火議禮家可考覽焉

易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

疏帝天也此時以享祭享于帝明靈降
福宋子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

故為卜郊
之吉占

渙卦象下傳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疏先王以渙
然無難之時

享于上帝以告太平
建立宗廟以祭祖考

鼎卦象下傳聖人亨以享上帝

疏享帝尚質特牲
而已故直言亨

書經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一祭傳郊祭天地
也故用二牛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天神之禮

禮建
立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

疏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
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

王制天子祭天地

集說講義謂祭天神于
南郊祭地祇于北郊

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

疏天子至尊而猶祭于郊以行臣禮
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于下天

高在上故云
定天位也

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

注百神列宿也
疏百神天之羣神也
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

禮器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為高必因

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吉土

以饗帝于郊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祀帝于

郊敬之至也

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

禮運考卷
圖丘祀天

于郊故謂之郊

陸氏佃曰言天無所不在以我祭于郊也故謂之郊而已于國則已褻于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

郊所以明天道也

註明謂則之以示人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祭義惟聖人為能享帝

註謂祭之能使之享也帝天也

仲尼燕居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註仁猶存也郊有后稷疏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鬼

神謂人之鬼神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朱子章句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蕙田案南郊北郊分祀天地此汎言郊似不專主乎天也以其對社而言故朱子以為祭

天耳然社亦非地之正祭也詳見後說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

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祭之于南郊祭之于北

郊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漢書郊祀志云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承天

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

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

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右將軍王商博士

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于太

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

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

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

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洛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

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

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

共一時祭享之禮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
排作一堆都祭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
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
如此也還有方澤之祭○又曰古昔聖王制爲祭祀
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壇壝樂
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則古者
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

禮經會元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
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
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
至于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
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
陽之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

方則以立夏禮赤帝于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
帝于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于北郊此則有
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爲合祭者徒見所言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
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况周禮掌
次王大旅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其
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
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
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
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可
與后土地祇合祭乎愚故謂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
禮爲定

陳氏禮書記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

也丘園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圓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燎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之間則壇必設于園丘之南坎必設于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于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胥其羹太羹其器犧尊疏布罍桴杓豆登鼎俎簋籩陶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歌樂黃鐘太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旆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元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

羅泌路史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人君之事天地正如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耳般之祀四嶽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于太壇瘞埋于太折太壇南郊之壇太折北方之

坎壇于園丘南坎于方澤北是故園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園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園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園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園中規折方中矩燔柴于太壇瘞埋于太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園鐘爲宮冬日至于地上園丘奏之函鐘爲宮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元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

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園鐘以禮天神函鐘以禮地元黃鐘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朱氏鶴齡曰周禮冬至祀昊天于園丘夏至祀地祇于方澤禮記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天地分祭禮有明文後世人主每不克兼行蓋禮儀繁重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故多主合祀南郊之說宋元祐間蘇子瞻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爲合祀天地之証是不然夫昊天有成命乃成王卽政郊見上帝之詩序言天而並及地猶言父者並及母經典多然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

之性也亦兼地言之若如子瞻說則周人本無合祀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祀天而詩不詳言天者以天無聲臭非形容之可既也周郊配以后稷而詩不及稷者以獻稷自有思文又受命配天始于文武則專稱二后其宜也昊天不可形容故成王不敢康以下推本文武受命對越上天之小心以形容之頌文武卽以頌昊天也

蕙田案南郊北郊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訟考分祭見于周禮之園丘方澤禮記之泰壇泰折厥有明文合祭則無之也而後人以北郊不見經傳爲疑案漢書志載匡衡張譚議有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引禮記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語去古未遠

其言必有所本固不特注疏爲然是不得謂之無據也合祭自王莽始後之君臣圖宴安憚勞費于是曲爲附會往往以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謂經文無北郊及昊天有成命詩歌天不歌地爲辭夫周禮稱園丘方澤亦未嘗有南郊之名郊特牲之變園丘爲南郊亦猶祭法之言泰壇同實而異名耳且言南正以別于北而經之汎言郊者皆統天地可知何必以無北郊之文爲疑也至宋蘇軾以詩序郊祀天地謂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今祭地于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是不知園丘方澤正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爲一祭則但云郊

祀足矣不必標舉天地也孔疏云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其意甚明若謂歌天而不歌地考詩詞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意謂我周受命而為天子當主天地之祭此猶言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指天之功德而歌頌之也是終篇雖未嘗歌地并亦何嘗歌天蘇氏迺指一天字以為歌天不歌地過矣夫此詩唯不稱所祭之功德而成王不敢康以下但言主祭之基命宥密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固不得據為合祭之証也考天地之祭漢時或分或合後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

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餘皆主合祭其間廷臣建議惟宋紹聖中黃復言南郊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逮乎先帝始釐正之陛下初即位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瀆亂典禮此言深悉合祭病根明嘉靖時言疏駁霍韜周禮莽賊偽書不足據曰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果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園丘方澤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此言足明分祭之確據兩議可為萬世定論矣夫自漢以來盈庭集議主合祭者往往不能奪分祭之理可見人心之不可泯而主分祭者往往不能屈合祭之勢可見人欲

之不易克觀明世宗南北郊之制甫定神宗
萬曆三年閣臣張居正進郊禮圖冊仍以孟
春合祭為說其言曰冬至極寒而裸獻於星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時義
為戾夫身為大臣不以敬天勤民相儆勸而
以便安逸豫為逢迎隱微深痼前後一轍良
可慨也我

朝定南北郊之祭

天子歲必親行破累代之陋規遵古經之正禮三代之
盛奚以加焉

右郊名義

蕙田案鄭氏注禮祭天之失曰天有六曰
九祭曰郊丘異丘則天皇帝郊則感生帝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

陳氏汲曰祀昊天上帝總言

祭天耳昊天猶言蒼天也

王氏昭禹曰昊天之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則猶四方之諸侯諸侯有
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
體嫌于不能降用嫌于不能辨故言其降而與物
接則以昊天言其升而與物辨則以上言帝

鄭氏鏞曰周禮有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
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所謂祀昊天
上帝祀五帝亦如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五帝掌次所謂旅上帝張
壇案五帝則張大次之類是也言天言帝神各不同至于昊天上帝則兼舉其
統天言之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主位乎上故曰上帝位為最尊物無以
稱其德唯致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禮祀昊天上帝國語所謂精意以享謂
之禮

方氏苞曰家宰司徒所祀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此
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禮祀五帝則戒曰舉昊天

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燔燻不過以氣求諸傷血祭瘳埋不過以魄歸之于陰而聖人所以昭格于皇天后土者惟在于精意故實柴燔燻乃祀天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瘳埋乃祭地之所同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于司服司裘以未見禮祀故于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禮祀別見于大司寇故宗伯職舉焉冬至圓丘夏至方澤別見于大司樂西圭祀天兩圭祀地別見于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附諸儒辨鄭氏六天天帝不同

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爲天有六天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天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太皞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禮祀昊天上帝鄭注鄭司農云昊天運斗極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卽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

季夏六月土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謂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含元氣以布斗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上帝上帝又名大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瓊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以供皇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帝五帝亦是上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鄭注大旅上帝祭于圓丘賈疏知者見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注上帝五帝也春官典瑞旅上帝秋官職金旅于上帝注並同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鄭注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孔疏此祭上帝謂當方帝皇氏云謂感生帝義非也春官典瑞賈疏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卽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也禮服小記鄭注始祀感天神靈而生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孔疏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禮器饗帝於郊孔疏王者各祭感生之帝于南郊天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大旅祭五帝饗帝祭天孔疏祭天謂郊祭天鄭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圓丘俱包之也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鄭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

事于上帝注魯頌皇皇后帝疏並同 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鄭注上帝太微之帝孔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析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 季夏之月以共皇上帝上帝鄭注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圓丘也上帝太微五帝也孔疏上帝太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昊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是耀魄寶上帝為太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為二 又曰皇天上帝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 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鄭箋帝黑帝也孔疏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

蕙田案鄭氏註經文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耀魄寶天皇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一天而數名又謂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一感生帝也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隨時代而變其病總在謂天有六而天帝為一

王氏肅曰天惟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上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 又曰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定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元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會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尙不可况天而有十帝

楊氏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

其實則一天也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于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尤爲不經且鄭注周禮祀昊天上帝謂卽昊天上帝已知其爲一矣及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以五人帝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帝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

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又曰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祭感生帝出於緯書正月祈穀經有明証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

陳氏禮書周禮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

仕者以冬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元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異也

馬氏端臨曰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

李氏迂仲曰上帝卽天也以其體而言之則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帝之與天果其有異乎孔氏以郊爲祭所感生之帝雩爲總祭五帝是皆惑於六天之說者也

觀承案天卽帝也帝卽天也天一而已何得有六然帝既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此如心君然心一而已本無兩心然分而言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同豈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爲心哉康成天神之解所以不可据者以其溺於緯書旣附會星垣又強立耀魄寶及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名目其大病尤在混禘於郊瀆祖宗於明堂所以王肅諸儒力辨其非耳若謂五帝不爲帝六天不爲天則分爲四時何不可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列於五方何不可曰東天西天南天北天也哉然是就一時一方言之雖同曰帝同曰天而不得謂之

統體之天也即如程子謂乾坤外甚的是六子誠哉六子即統於乾坤也然須知八卦成列乾坤外原有六子但既同體而異形則不得仍謂之乾坤矣故統觀諸儒之說自當以冬至元日孟夏季秋四祭為祀天之正而五帝之祀第為四時迎氣而不混於祭天之中斯可廓清歷來之聚訟也已

天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鄭氏鑄曰樂用圜鐘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圓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不降此所

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疏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言冬至至此則大司樂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王氏肅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張子曰自秦漢而下多因怪異然後立郊如鄭時之類大抵不明于禮非正也周之始郊口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方氏慤曰日為陽夜為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心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為功也陳氏滯曰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于迎長日之至郝氏敬曰每歲祀天非一如祈年大雲明堂之類皆是唯冬至為重

附諸儒辨鄭氏長日至為建卯月

鄭特牲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孔疏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案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寅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馬昭曰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

馬氏晞孟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

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非矣

蕙田案郊正祭之日見於周禮者二皆不言

用辛用辛則魯之禮也魯有祈穀郊無園丘

正郊凡春秋戴記言魯郊處皆入祈穀門茲

不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

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

陳氏滌集說配天必以始祖

附論註疏諸家九祭八祭七祭四祭二祭

謂禮天子祭天地孔疏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春也黃帝合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先紀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皇氏侃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不祭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享八也雩與郊同為祈祭不入數○王氏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五經折疑

曰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禘亦祭天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園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八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揚氏復曰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注疏主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証學考以聖經為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園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園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而雩魄實靈威仰等名又謂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馬氏端臨曰古者一歲郊祀凡正月郊為祈穀十一月郊為報本

蕙田案古者天子一歲祭天有四而冬至為

正祭春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園丘奏

之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郊特牲郊

之祭迎長日之至此冬至郊天一也月令孟

春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左傳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此春祈穀二

禮記卷之三 園丘祀天

也二者皆以郊名而配以后稷月令仲夏大
 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左傳龍見而雩此夏
 大雩三也春秋書郊又書雩則雩不得名郊
 如有配或亦以后稷月令季秋大饗帝此秋
 享帝于明堂四也明堂以文王配孝經所謂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樂記所謂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也四祭皆專祀昊天上帝而
 冬至陽生為正祭此不易之說也乃疏謂天
 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夫祈穀雩祀大饗所
 祀者上帝非五帝也五時迎氣祭五帝非祭
 上帝也既誤以祭上帝為祭五帝而五帝之
 祭有八上帝之祭止一又誤以祭五帝為祭
 上帝而上帝之祭一歲有九况小宗伯明言

兆五帝于四郊何得以五帝之祭混于祭天
 皇氏又謂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其謬與注疏
 同而又牽入郊禘更屬支離王氏肅曰祭天
 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馬端臨從之然除
 去大雩大饗亦似未安惟程子謂歲之祭天
 有四冬至祈穀大雩明堂較為有據然祈穀
 大雩祈祭也季秋明堂報祭也禮皆殺于冬
 至而郊天正祭止冬至圜丘一祭而已

右四代郊正祭

虞書肆類于上帝

祭傳肆遂也類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
 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
 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
 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

五經異義尚書夏侯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
 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
曉然決非是常祭

朱氏祖義曰以物之類天者祀上帝而告以陟位之事如天之色蒼則祀以蒼璧天之體圓則祀以圓丘

蕙田案此一條陟位告也後世新天子即位
告祭之禮蓋本諸此類之名義五經異義之
說頗新餘諸解皆不若鄭注之確故朱子書
集傳取之以授蔡氏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疏燔柴為祭天告至也

詩周頌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禮記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乎上帝也

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方氏慤曰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

蕙田案以上四條巡狩告祭

商書湯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祭傳神后后土也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

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朱子集註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
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
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傳子內曰類于野曰禡祭也疏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

朱子集傳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孔氏穎達曰王制言類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

周書泰誓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傳以事類告天

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將有大正于商疏欲將伐紂告天乃發周禮太祝注用祭事告行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

侯恭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春官肆師凡師類造上帝

注造猶卽也為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疏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若依國四郊則是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

鄭氏鏐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疏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為釋詩然類不皆為師祭但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謂之類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

蕙田案以上七條出師告祭

周書武成越三日庚戌柴

傳燔柴郊天先祖後郊自近始疏告天說武成成之事也庚戌周四月二十二日也召

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立文不同

陳氏祥道曰大傳武成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蓋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

陳氏祥道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

蕙田案以上二條武成告祭

周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

傳用牲告立郊位于天

蕙田案此一條建都告祭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

注謂五帝之帝所祭于南郊者疏類乎上帝祭告天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豈特將出而有是哉于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

蕙田案此一條將出告祭

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注故謂凶裁也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

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疏旅是祈禱之名

鄭氏鏐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江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旅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于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方氏苞曰上帝而曰旅者徧用事于四郊所祭非一帝也春秋傳鄭子產禘火祈于四鄰蓋其遺制

蕙田案注疏說旅義甚精訓上帝為五帝則

非是下同

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

注天旅上帝祭天子圖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

五禮通考卷一圖丘祀天

七

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蕙田案祀天正祭也旅上帝有故而祭也天與上帝則一而已

大祭祀大旅其其玉器而奉之

眡瞭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注旅非常祭乃與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廡其樂器大旅則陳之

秋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其其金版

禮記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

帝

爾雅旅陳也

陳氏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

推此則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于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于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廡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廡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廡樂器為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于園丘其義或然

蕙田案以上十條凶裁告祭

陳氏禮書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卽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裁造則或于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云至於岱宗柴詩言巡守

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于其將出則類上帝于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于其將出亦類上帝于其所至特禡于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于舜之既受命則類于上帝于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禮也于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于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于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楊氏復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

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噓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噓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鐘爲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于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

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

蕙田案詩書周禮禮記言類祭者不一然不

外陟位行師巡守諸大事蓋王者事天如事
父子之于父也出必告反必面王者無一息
不與天合漠則無一舉動不與天昭鑒故聖
人制禮俾王者有事將出必正其義類而告
之于天陟位承天子民之始也出師恭行天
罰也巡守大明黜陟也皆義類之正大而不
可以已者然則類之爲名或亦正其義類而
告之之謂乎造祭之禮見于肆師大祝詛祝
皆以類造並言竊以造者至也傳言公行告
廟反行飲至曾子問亦云諸侯出門反必親
告祖廟以是推之則天子將出而類卽出必
告之義旣反必造上帝兼造于廟猶反面之
義肆師等職所云兼行與反而言然則造之

爲名卽以爲述其旣至而告之似與類更有
別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陳氏禮書
謂大故皆凶災之類爾雅曰旅陳也或卽陳
其情事而告以祈之之義乎如此則三者皆
爲告祭而命名取義稍爲親切若注疏以類
爲依倣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倣爲之也以
旅爲陳其禮物豈正祭類祭大饗不陳禮物
乎又訓造爲卽而以新爲壇兆解之又曰造
猶卽也爲造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造與類更
無分別今臚載諸家之說而畧推廣其義以
俟後之論禮者

右四代告祭

羅氏路史太昊伏羲氏爰興神鼎制郊禪炎帝神農

氏爰崇郊祀帝顓頊高陽氏作五基六經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絜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命咸黑典樂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噐享上帝以中噐帝堯陶唐氏制咸池之舞而為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

蕙田案刪書斷自唐虞今所載皆據六經為首唐虞以上事蹟見于諸子百家者附錄于條末不敢信亦不敢棄也後同

五禮通考卷第一

五禮通考卷第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詹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

鼎

李太保總督蘇若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真隸按察副使元和宋宗元

綏

吉禮二

園丘祀天

周禮春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園丘奏之

疏言園丘者按爾雅土之

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園者象天園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

蕙田案賈分丘與郊為二故云未必要在郊

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斯謬甚矣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

注壇封土為祭處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疏此祭感生之帝于南郊按

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于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

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方氏慈曰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于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于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

禮器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馬氏晞孟曰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為高必因邱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因吉土以享帝于郊因天之事也陸氏佃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于此蓋有與旨存焉而昧者不知也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注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郊特牲祭天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

逸周書作雒乃設兆於南郊祀以上帝

爾雅非人為謂之丘

廣雅園丘太壇祭天也

禮記外傳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于園丘諸侯不

祭天

通典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

陳氏禮書祀天于南郊地上之園丘祭地于北郊澤中之方丘泰壇自然之丘秦折人為之坎壇設于園

丘之南坎設于方丘之北古者郊祀如此更秦則興
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
祠五帝秦之祀天不於園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
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園
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
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
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
正異同之論蠶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
天地同牢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郊先王之
禮墮廢殆盡良可悼也

附諸儒辨鄭氏郊丘不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冬至於園丘所祀天皇帝大禮
記大傳不王不禘鄭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
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祭法有虞氏禘黃帝鄭注此禘
謂祭昊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燔柴於泰壇孔疏此祭感生之帝

於南郊天司樂賁疏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郊特牲孔疏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于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鄭云春迎青帝于東郊夏迎赤帝于南郊季夏迎黃帝亦于南郊秋迎白帝于西郊冬迎黑帝于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于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于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于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享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于丘訖次乃歸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于壇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次則于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歸地而祭是也○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于太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

王氏肅曰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

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又曰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馬氏晞孟曰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非也陳氏禮書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日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于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

蕙田案郊丘非二地無二祭王肅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馬氏謂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郊之壇蓋王者于國之南郊因吉土以築壇

郭璞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禮器云因吉土以享帝于郊是也爾雅非人爲謂之丘吉土必高故曰丘築壇象天之圓故曰圜丘亦曰泰壇泰壇卽圜丘圜丘卽吉土故曰至敬不壇蓋以自然之丘爲壇爲高必因邱陵而非謂祭天無壇也記曰于郊故謂之郊則舉一郊而圜丘泰壇統之是無二地矣周禮冬日至祭天于圜丘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非二祭矣乃註疏于大宗伯大傳祭法郊特牲大司樂誤以郊丘爲二地二祭于是所祀之帝則有天皇大帝及感生帝之異豈知天一而已無二天安有二帝至感生帝之說尤屬不經王肅已非之所配之帝遂有帝嚳后

稷分配之異夫大傳所云禘也宗廟之大祭非祭天也乃鄭氏誤以禘爲郊天于是遂有帝嚳配天之說不知郊是祭天配者稷也非嚳也然鄭氏所以分郊丘爲二地二祭者孔疏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考蒼璧四圭非兩玉也蒼言其色璧言其質四圭言其製四圭四面各一圭蒼以象天之色璧以象天之圓四圭以象天之四時尺有二寸以象天之十有二月圭之本著于一璧亦以象乾元統天也本不必分爲二玉又何緣爲兩祭之證耶又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執楊信齋曰於蒼璧言禮於四

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初蓋一祭而兩用卽如是說則亦足以破鄭氏兩祀之謬矣孔疏又云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云用騂犢是牲不同楊信齋曰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爲大赤周尙赤色用騂犢又何以蒼璧爲疑夫玉以禮天至敬也故取象天之色牲則各從所尙如元牡白牡之類若玉必用赤則且混于赤璋之色矣何玉與牲必同色耶孔疏又云冬至圜鐘爲宮祀天神乃奏黃鐘歌大呂是樂不同陸佃曰圜鐘降神之樂也故曰凡樂圜鐘爲宮矣

右郊壇

易豫卦象上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陳氏禮書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

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其遠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顓頊商宜郊契其說非也

國語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陳氏禮書言虞氏郊宗異于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後在夏商為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禮是也由是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于祭法者蓋宋禮與

附辨註疏諸家禘郊祖宗皆配天嚳稷分配園丘郊園丘郊名禘祭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鄭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

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日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商周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嚳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園丘者以文在於郊祭之於郊前之祭惟園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比餘處為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按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黃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帝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云祖文王宗武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云祖文王宗武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

故以園丘為禘也園丘比郊則園丘為大祭法云禘鬯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禘也爾雅惟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于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魯配園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譽是周之遠祖於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曰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園丘之祭周人則以鬯配之祭法禘鬯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五時迎氣及零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享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

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鬯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鬯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物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

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于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鬯故禘鬯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鬯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郊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楊氏復曰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鬯周人禘鬯者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為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為祖廟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黃帝之元

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吞元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于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郊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禘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黃帝生元囂元囂生蟠極蟠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生堯帝嚳卽堯之父也帝顓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爲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頊爲祖仁之至義之盡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用而績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

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尙德是也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啟夏祚旣以顓頊爲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爲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爲殷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爲受命之祖詩曰衎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

五禮通考卷二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
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為不毀之廟也
武王革殷命為周之祖然武王之功起于后稷故周
以后稷為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
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為
受命之祖所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為祖故武王為宗
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始立武王之廟為宗所
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從而推
明之爾

馬氏晞孟曰禘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
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
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足以極其追
遠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

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足盡祭享之意而又立
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傳攷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
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禘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
嚳

王氏肅曰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圜丘之祀
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
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
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
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
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
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

五禮考卷二
六
園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園丘非也又詩思文
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園丘之文知郊卽園丘園

丘卽郊

趙氏匡采曰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園
丘哉祖之所自出鄭云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
妄之甚

楊氏復曰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惟禘
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廟
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也郊者郊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
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
賈誼劉歆韋元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

與乎祀天唯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
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
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
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園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
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園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
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旣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
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
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
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爲五年殷祭
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
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
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
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

又曰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禘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鬯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致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鬯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

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鬯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

文獻通考馬氏曰祀天莫大于郊祀祖莫大于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于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

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
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
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
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
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于取讖緯之
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
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于康成也
蔡氏德晉曰禘與祖宗非祭天之名帝嚳及武王于
周未嘗有配天之事不得謂冬至圜丘爲禘以嚳配
季秋明堂爲祖宗以文武並配也祭法之禘與大傳
小記之禘其義則一不得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
以大傳小記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于郊也大雩大
享並非祀五帝不得配以五人帝徧及五人臣又不

得于大享時抗五神于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也

蕙田案祭有郊有宗廟周禮大宗伯禮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月令天子元日祈穀于上帝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月令大雩帝左傳龍見而雩圜丘以冬至祈穀以孟春雩以仲夏三者皆郊祭天也禘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禘以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祠禴嘗烝謂之時享皆宗廟之祭也二者固截然矣乃鄭康成注大司樂冬至至圜丘奏之曰此禘大祭也是以圜丘爲禘也注祭法有虞氏禘黃帝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是以禘爲圜丘也注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曰謂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是又

以郊為禘也既分郊丘為二祭又合郊丘為禘祭惑誤滋甚王肅發其端趙氏楊氏詳其辨諸家從而引伸之可謂廓如矣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

呂氏大臨曰郊者推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明堂則以其宗配之周氏謂曰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廟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禘夏后氏郊禘殷人郊冥皆為配天於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為配帝於明堂然吳天尊於五帝而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與顓頊而契又先於冥今帝禘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蓋明堂之禮唯見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太祖也而為太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時則尊而日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太祖故后稷為太祖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為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王之極於周也如此陳氏祥道曰天之精氣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圜丘或祖宗之以配於明堂所謂祖宗者蓋離而貳之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文王為祖而孝經又以文王為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宗其亦有明堂乎蓋明堂之名雖始於周公而夏虞之祀祖宗未必非明堂之類也

程子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

陶匏橐鞬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以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

楊氏復曰鄭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

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

食明堂何關焉

家語郊問定公問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

五禮通考卷三 圜丘祀天

左

返始也故以配上帝
大戴禮朝事篇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
不忘本也

春秋定三年公羊傳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
配注祖謂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匹合也無所與
會合則不能行

詩周頌思文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疏后稷
配南郊

右配帝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天猶偏也天之神
日為尊疏偏報天
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
出之帝為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為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
人不可以君
為主也

陸氏佃曰禮務質略是之謂大報若社不美不足為
報也故曰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
馬氏晞孟曰郊者所以祀天昊天上帝者天之貴神也神不得見故大報天而
以日為主祭于壇而列於眾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而於此不言
配以月者文略也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注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
可見者莫著焉疏郊之祭

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眾星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
故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為百神
之主配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日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蓋
天帝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曰得為眾神之主也
周氏謂曰大報天當以昊天
天為主此言主日誤矣

楊氏復曰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
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
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
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
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
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
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唯恐誠意

之不至豈容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於上帝而後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溷也案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埽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蔡氏德晉曰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卽於郊之日附祭日月於壇上

蕙田案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典瑞圭璧以祀日月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則日月固有正祭矣而禮又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何也孔疏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日爲諸神之主猶如君燕羣臣以膳宰爲主人也配以日月自月以下皆祭蓋天帝獨爲壇日月及天神等其爲一壇楊信齋謂祭天而主日配月非必百神從祀也莫尊于天莫重于郊祀豈容溷以百神之祀乎三正記曰郊後

必有望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蔡德
晉從之又曰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于郊
之日附祭于壇上數說不同今案上帝為祭
主日月為從祀于義無傷乃曰徧報天之一
切神夫冬至郊天本屬正祭亦可稱報祭然
所報者天也天尊故曰大非以報一切神
為大也今乃云自日以下皆祭至另為一壇
夫園丘泰壇止一壇耳安得別有一壇耶楊
信齋謂非必百神從祀似為近之但據三正
記云郊後必有望而謂郊之明日祭之恐亦
未必然何也望祭專主山川不得兼日月也
春官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乃概言諸祭而非指郊後之祭言即書稱禮

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亦是各為一祭而非專
指類上帝之明日則其說亦未的蔡氏云魯
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于郊之日附祭日月
于壇上則此條專就魯郊而言似為有理然
尚須詳考

右日月從祀

五禮通考卷第二

五禮通考卷第二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金匱纂編

李天德總督都御史桐城方觀承訂

吉禮三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

壁圓象天 疏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是璧圓也

鄭氏謂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

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然則兩邊肉各三寸與此三寸之好共九寸也阮鄭二圖皆云蒼璧九寸厚寸是據此而言也又玉人璧好三寸之下云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以此而言是有九寸之璧也案崔靈恩三禮

義宗云昊天及五精之帝圭璧皆長尺二寸今檢周禮爾雅皆九寸長尺二寸之璧未知崔氏據何文以為說

方氏也曰典瑞職四圭有邸疑即蒼璧也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

鄭司農云于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

禮通考卷第三 圜丘祀天

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疏司農云于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于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各琢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邸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

鄭氏錫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托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各琢出一圭托于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托于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

考工記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注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 疏此圭典瑞直言所用禮神不言尺寸故此言之此直言尺二寸案典瑞注先鄭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祿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邸徑幾許今既無文不可強說也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

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圜丘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圜丘方澤安有天地之別崑崙神州之異哉蓋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為精於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

蕙田案郊天圭璧分見于大宗伯典瑞之文于是諸儒異說紛起今合而考之康成指為二天緯書妄說固不足信楊說蓋猶主之然玉無煙臭本無燔燎降神之理則顯慶禮所言亦未可據也禮書引或說而駁之其言當矣惜其所自為說者乃云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祭則又騎牆而入于鄭氏之誤也徐邈

鄭鏐以為植璧秉圭一祭兼用其說似為最密然亦有不可信者六瑞六器並掌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若以為所奠之玉不應一節之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為執玉則日月星辰山川俱無奠玉况朝日既云執鎮圭矣何又重言祀日乎求之經文反覆背戾以此知陳及之之說為至確而不可易也至于趙氏王氏推衍徐邈之說而泥于邸字反成植圭秉璧其為紕繆抑又甚矣又案依陳及之說則祀天執玉竟無明文然王氏詳說王氏周禮傳並于朝日之下註云

言朝日則郊天可知大宗此王祭祀時所執則同執鎮必強分四圭兩圭以當之也

詩大雅雲漢圭璧既卒

禮神之玉又已盡矣 疏春官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

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

春官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注幣以從爵者人飲酒有酬幣

通典幣用繒長丈八尺

鄭元注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逸巡狩禮文也王用幣長短皆準此

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

祭義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以為醴酪齊盛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

粢盛

蔡氏德晉曰藉藉田也王以孟春躬耕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甸師帥其胥徒耕耨以終之傳所謂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即此甸師之胥徒也時入若來麥夏熟禾黍秋熟既熟即領之送入地官神倉也

禮記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

藉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注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

子為藉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

國語周語廩於藉之東南鍾而藏之

陳氏禮書天子藉于南方正陽之位也廩于藉東南

長生之地也

周禮地官春人祭祀其其盥盛之米注盥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

國語楚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天子禘郊之事王后

必自春其粢

魯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

春秋桓二年左傳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陳氏禮書祭祀之禮貴于出力以致養故王耕藉后

獻種夫人親桑夫婦相成以盡志力而後可以交於

鬼神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夫

人纒絲不過三盆則春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春人

卒其事以供之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盥

或言盛或言粢盛大宗伯奉玉粢小宗伯辨六盥逆

盥大祝盥號之類此言盥而不及盛也閭師不耕者

無盛廩人其接盛饌人其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盥

也甸師其盥盛春人其粢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

兼言粢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盥盛其之以

甸師春之以春人饌之以饌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

大宗伯逆之以宗伯然後立之以表鄭氏曰表為徽

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齋者玉敦也
大宗伯奉玉齋者玉與齋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
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
是

又曰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
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

禮記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疏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此事

王氏應電曰舊說祭天無鬯觀大宗伯祀神鬼神之下總云泚玉鬯司尊彝職云大旅存奠彝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鬯人鬯器不及祭天何也蓋祭天用陶匏貴其自然若因此而遂謂祭天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地祇豈祭地無酒乎陳氏禮書生民詩維秬維秠毛曰秬黑黍秠一稷二米正義曰皆爾雅文惟彼糜作蓋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與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秠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之有二米者則別名之為秠故此經具其文而爾雅釋之若言秬秠皆黑黍矣

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稷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耳爾雅云秠一稷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秠亦即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秠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秠為秠詩江漢秬鬯一苴注秬黑黍也鬯香草也鬯者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暢故謂之鬯也非草名而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暢故謂之鬯也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可和秬黍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久煮之乃與秬黍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為鬯也箋以毛解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秬鬯鬯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秠一稷二米作之芬芳條暢故名之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鬱者用箋說為長又周禮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鑊中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正義曰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煮之鑊中停于祭前者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畧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則鬯之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瓊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足鬱金之草以其鬯酒因號為鬯草也又魏畧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金芸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中象米也所以扱之易曰鬯鬯百鬯凡鬯之屬皆從鬱鬱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人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開寶本草木部中

品鬱香味苦温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案魏畧云生大秦國二月六月有花狀如紅蘭四月五月採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鬱金本經不載所出州土蘇恭云生蜀地及西戎胡人謂之馬紫今廣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木部中品有鬱金香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陳氏云為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非也今人不復用亦無辨之者故但

附于此耳
李氏時珍曰酒和鬱鬯昔人言是大秦國所產鬱金花香惟鄭樵通志言即是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時未通中國安得有此草羅願爾雅翼亦云是此根和酒合黃如金故謂之黃流其說並通○又曰鬱金有二鬱金香是用花此是用根者其苗如薑其根大小如指頭長者寸許體圓有橫紋如蟬腹狀外黃內赤

陳氏禮書禮或言柶鬯或言鬱鬯蓋柶一稔二米土地至和之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鬱鬯以其鬻鬱草和之也鄭司農曰鬱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其言蓋有所受也

蕙田案柶鬯即鬱鬯柶黑黍親耕以供鬱鬯之用鬯人釀之鬱人築煮和之先儒因周禮分鬯人鬱人二職遂以鬱鬯為和鬱者柶鬯

為不和鬱者考鬱人和鬱鬯實爨而陳之是鬱合鬯也宗廟重祿鬱人專掌祿事故實之陳之皆鬱人大宗伯祭大神泣玉鬯玉鬯即盛鬱鬯之器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故不用鬱人即令鬯人供之也蓋柶黍所以為酒必和鬱而後為鬯不得謂鬱人和鬯而鬯人之柶鬯不和鬱也有鬱無鬯固不成酒有鬯無鬱則與五齊同何以謂之柶鬯乎先王謹于祭祀又以釀黍築鬻事各不同故分二職以掌之耳正義于鬱人注云無鬯酒者文畧其實和鬯酒也詩柶鬯一卣正義云禮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柶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鬱鬯今考鬱字從鬯則鬱以柶

鬯得名而秬酒謂之鬯又以鬱之香得名何
元子曰主秬言則謂之秬鬯主鬱言則謂之
鬱鬯是也蔡德晉曰肆師職大祭祀及裸築
鬯大賓客築鬯大喪大湔以鬯則築鬯則凡
祭祀賓客喪浴無不和鬱明矣注疏謂鬱鬯
唯用之于宗廟之裸其餘天地社稷等祀止
用秬鬯者非又有以鬱為鬯草及合和而鬱
積之等說亦非

右親耕粢盛秬鬯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
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醴矣
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情酒矣盎
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色白如今鄮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
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體以上九濁縮酌者益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
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為粢又禮器曰緹酒之用元酒之尚元謂齊者每有祭祀
以度量節作之 疏言辨五齊之名者酒正不自造酒使酒人為之酒正直辨五

齊之名知其清濁而已云一曰泛齊者泛讀如泛泛揚舟之泛言泛者謂此齊熟
時滓浮在上泛泛然二曰醴齊者醴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
酒又此體齊作時恬于餘齊與酒味稍殊
故亦入于大飲三日盎齊已下其類可知

鄭氏謂曰太古有明水以為醴其後乃有元酒元酒之後又有五齊五齊之後
乃有三酒至于酒則其味厚矣味之厚者先于薄味之薄者生于元去古益遠
則禮文益變然五齊雖生于元酒而五者之中亦自有厚薄之齊自泛之醴自
醴之盎自益之緹自緹之沈非惟色不同也味亦不同非惟厚薄不同精濁又
不同其齊不同則其名不同其名不同則不可以不辨故使酒正辨之蓋元一
變始有泛齊成而泛泛然而滓則浮而上泛齊一變始有醴齊成而汁滓相將
其體則厚而甜醴齊一變始有盎齊成而滃滃然其味得乎過此以往然後有
緹齊其色紅赤味已醇故名曰緹緹言其是酒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此泛所以處五齊之先而沈所以處五齊之下凡此皆用其事神記曰元酒在
室醴醴在戶粢粢在堂澄酒在室醴酒在室醴酒在室醴酒在室醴酒在室醴酒在室
酒在下示民不淫也醴則盎爾澄則沈爾酒
正辨共三酒四漿之物因名然後有實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驛酒也
昔酒今之酒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疏一曰事酒
者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二曰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為名三日
清酒者此酒更久于昔故以清為號祭祀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為名也事
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驛酒况之昔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昔久白酒况之但昔酒
對事酒為清者若對清酒則為白故曰昔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實昔酒久
則毒也云所謂舊醖者按禮記郊特牲云酒明酒與醴酒于舊醖之酒也彼上注
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醴酒盎齊泝于舊醖之酒三酒除事酒清酒則云舊醖是

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為新醴昔酒為舊醴清酒不得

鄭氏謂曰昔之為言宿昔之意謂日久而漸清之酒也記禮曰昔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所謂舊醴之酒者昔酒也唯其況而久故謂之舊醴逮其後也遂有清酒其色益清明記禮所謂醴酒況于清是也醴酒

史氏謂曰事者方有事于糟漉昔者熱之而可久清者澄之而可飲

郝氏故曰辨者酒正不自造掌其法以辨之而已齊劑同水米糲相劑和也米將化浮漲日泛既變成糟日醴糟發上益日益糟久凝結如繒帛日縱糟糞盡

如少牢禮卜吉宰乃命為酒是也昔酒昔所久造者清酒造久澄清者王氏應電曰事酒因事而釀釀畢即漉所謂濁醪也昔酒久釀乃熱其味最厚所謂舊醴也清酒者熟而停久其色清其味醇即詩所謂祭以清酒也

陳氏禮書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

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

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

禮記郊特牲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注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元酒也

明水況齊貴新也注況猶清也五齊濁泆之使清謂之況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

右酒醴

商書湯誥敢用元牡集注夏尚黑木變其禮也

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蕙田案牛二說各不同詳見後特牲及享牛

求牛條下

禮記郊特牲疏郊所以用特牲者天帝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禳牛又召誥云

蕙田案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特牲疏云天神尊貴故止一特愚

謂天神對地祇人鬼特牲當對羊豕蓋不兼

羊豕謂之特非必不可有二謂之特也註疏

諸家拘泥止用一牛而圜丘祀天燔柴實牲體郊事有全齊用之燔則無以祀用之祀則無以燔于是有分牲體供二處所用之說祭畢燔牲體之說帝牛稷牛之說皆牽鑿也不知雖有二牛一燔一祀不害其為正祭之特也南北郊各用特不害其為更有燔牛瘞牛稷牛也如此則郊祀用牲之說可通矣

禮器祭天特牲

疏特一也天神尊貴故止一特也

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注陽祀祭天于南郊也毛之取純毛也疏昊天牲

用蒼唯郊天不見牲色在此陽祀之中可知郊特牲口郊之祭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

鄭氏鑄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辟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木無抵牾也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用騂犢

注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燔柴牧人云陰祀用騂牲也

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畜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郊特牲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注尚赤者周也犢者誠懇未

有壯壯之情是以小為貴也
楊氏復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騂犢其色不同故以蒼璧蒼犢為祀昊天圜丘所用以騂犢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元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俱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赤故周為赤色用牲犢又如夏用元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璧為疑陳氏禮書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

陽祀以騂為主而不必皆騂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
特牲之騂饋闕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早麓
信南山之騂牲闕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
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唇曰特詩曰殺時特牲此
社稷之用騂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
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
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

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陸氏謂曰據此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祭天容或之少用牝犢也蓋今用犢
甚少尚患難得其時不令母見始能割愛不爾不復食草鳴喚至死乃已傳
所謂猶懷老牛賦犢之愛豈虛言哉經曰天地之牛角觝其所謂觝與壯
正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羣公
不毛雖曰少貶亦用其騂有不能給由是觀之雖周宗廟亦有通法
存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宜如此
矣郊特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觝栗

陸氏佃曰言觝又言
栗言雖如栗亦可
從氏謂曾曰
栗如栗也

國語楚語郊禘不過鬴栗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

江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于鬼神所求福之牛也共
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
劉氏小傳凡求讀如速速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
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羅氏泌路史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
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必卜職人充人司門之類是
也然則稷牛惟具而先王之牛必卜何也稷祀于郊

則屈而不伸故用求牛而與帝牛異先王享于廟則伸而無屈故用享牛而與帝牛同

高氏愈曰享牛饗先王之牛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求揀通角小貌即所謂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者

蕙田案享牛求牛鄭注專指宗廟之祭疏及劉氏以求牛為郊祀配神之牛即傳所云稷牛路史以為燔柴求神之牛高氏又以享牛為宗廟之牛求牛謂祭天之牛今考經文云凡祭祀夫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皆有如鄭氏說則專主宗廟劉氏又專指郊祀似俱未妥唯陳氏禮書謂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卜全不拘泥何祭所用似為得之蓋祭祀惟享帝享先王正祭之牛卜而後用餘皆臨時求取公羊傳云唯具是視是也况享牛雖

既卜吉亦有時而更換註所云遭災是也他如禮天之燔牛配帝之稷牛祭地之瘞牛終事之繹牛牛人不得不多為儲畜以備求取則均謂之求牛可也至羅氏專以為燔牛亦太泥而高氏則求牛仍是享牛更為臆說又按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疏及劉氏謂帝牛稷牛路史謂求神祀神二牛蔡傳謂郊祭天地故用二牛按二牛即特牲也陳用之謂祀天祭地謂之郊同其用特牲亦同說是餘恐附會

牧人凡祭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疏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

注職人謂充人

王氏昭禹曰牛人牧人其牲者也其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凡散祭祀繫于國門則職人非門人矣職人其充人之謂充人而曰職人以職

其事故也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繫于牢芻之三月注牢開也必

有開者防禽

王氏昭禹日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

禮記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

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溲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

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注滌宮名養帝

國語楚語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

過三月近不過浹口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

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其皇天上帝之神注四監主山林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

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

其饗注于鳥獸充肥之時宜省羣牲也五者謂所視所察所量也此皆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

上帝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其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注此所與諸侯其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

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

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

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
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注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

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方氏慈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駢牲駢牲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為祭牲故也

陳氏禮書純謂之牲完謂之犧故禮記言毛以告全左傳言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為犧則牲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也然牲者亦必完犧者亦必純禮凡言牲物其為犧可知也凡言犧牲其為純可知也湯之告天地以元牡用夏禮也揚子雲曰元牛駢白其升于廟乎兼三代之禮言之也先王之于牲以牡為貴而賤其牝以小為貴而賤其大以純為貴而賤其龐以

充美為貴而去其疾故書曰敢用元牡詩曰白牡騂剛從以騂牡又曰殺時特牡此以牡為貴也楚語曰郊禘不過爾栗記曰祭天地之牛角爾栗此以小為貴者也

右犧牲

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其實粢蕡白黑形鹽臠鮑

魚鱸棗栗桃乾榛榛實菱芡栗脯糗餌粉飧注籩其容實皆四升蕡稷實也

鄭司農云麥曰粢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稷鹽以為虎形故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形鹽鹽之似虎者臠臠生魚為大臠鮠者于橘室中糗乾之鱸者析乾之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乾榛乾梅也其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菱芡也芡雞頭也故書飧作於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資謂乾餌餅之也元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資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資糗著以粉之耳餌言糗資言粉互相足

蔡氏德晉曰天子日四飯有四籩四豆祭祀一切陳之禮熬麥也蕡熬麻子也白熬稻也黑熬黍也鮠魚魚之火焙而乾者魚鱸魚之自暴而乾者餌餅也熬之故曰糗資糗也磨米成粉而合蒸之因以粉言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實非菹醢醢昌本麋蕡菁菹鹿麇

菹菹麋蕡葵菹羸醢脾析蠹醢蜃蚺醢豚拍魚醢芹菹
兔醢深蒲醢醢浴菹雁醢筍菹魚醢醢食糝食

注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鶩亦醢也作醢及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蒸之雜以梁糝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蕡麋肝醢醢或曰醬也有骨為蕡無骨為醢蕡菹非菹鄭大夫讀菹為茅菹茅初生或曰茅水草杜子春讀菹為卯元謂蕡蕡蕡也菹蒲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蠹蜃蚺蜃大蛤蚺蚺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醢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脇也或曰豚拍肩也芹菹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筍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浴水中魚衣故書雁或為鵝杜子春云當為雁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于浴箭箭菹竹萌醢糝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

蔡氏德晉曰菹有菜有肉全物若牒為菹其細切者為齏此節不言菹者皆齏也醢醢醢之多汁者煎菹葵即蕡菜也麋蕡也凡菹醢皆以水草獸物氣味相成者為之如非菹則宜醢醢昌本則宜麋蕡也醢醢魚醢獨重見者以醢魚之屬非一故也醢糝也以狼膏合稻米煎之為醢牛羊豕肉合稻米煎之為糝二

禮記郊特牲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
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
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且當為神
醢醢之美而煎醢之尚貴天產也
注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醢則天產自然故云貴

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醢鍊治之也言煎醢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能云煎醢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

蕙田案邊豆之實郊祭無明證而周禮邊人
醢人有供凡祭祀之文則郊祭未必不統之
鄭注專謂四時禘祫拘矣地官舍人職凡祭
祀共簋簋賈疏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皆有
故云凡以廣之則賈已異于鄭矣郊特牲醢
醢煎醢之尚貫于祭天條下明確可證夫祭
必備物記云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
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詎云
饗帝之物反不如常祭乎

右邊豆之實

禮記禮器越席
注越席蒲席也
郊特牲蒲越稟秣之尚明之也
注蒲越稟秣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疏凡常居下莞上簟祭

天則蒲越豪鞞之尚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豪鞞之意今禮及禋禮豪鞞為祭天帝蒲越為配帝席與藉神也

陳氏禮書德產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則藉用豪鞞越席豪鞞本于天然越席出于人為者不若自然之尤質故大路用焉則越不施于天神可知

蕙田案埽地而祭故以豪鞞藉神也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疏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旗人為簋匏酒爵○郊特牲而社稷

太牢疏曰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民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樽

方氏慈曰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

通典罇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禮器犧尊疏布鼎禰杓注鼎或作罍禰木白理也 疏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為尊畫犧羽于其上或謂用犧為尊是夏殷禮也疏粗也醢覆也謂郊天時以粗布為巾以覆尊天地之神尚質也禰白理木也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陸氏佃曰罍人祭祀以疏布巾罍八尊以畫布巾罍六彝不尊于郊也所謂越席蓋亦以此凡木不飾為禰禰杓是也蓋若龍勺疏勺蒲勺則于杓加飾矣

陳氏禮書罍人疏布巾罍八尊畫布巾罍六彝禮曰犧尊疏布罍禰勺以素為貴又曰器用陶匏孔穎達謂祭天以瓦為尊畫犧于上或曰夏商禮然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為之畫犧其上理或然也

又曰八尊以獻及于天地故巾疏而不畫六彝以裸施于宗廟故巾畫而不疏罍人言疏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巾以覆為用象天之體

又曰尊巾以疏布而勺無飾以素為貴也禰白理木與士喪素勺異矣勺以挹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考

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則勺者北面也每尊皆加勺則尊不共勺也

郊特牲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疏禮器云犧尊疏布

方氏慤曰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于粗而後至于精以疏布之尙故曰反女功之始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注牲陽也庶物陰也疏按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注云天產者動物謂

六注之屬動物故爲陽也庶物雖出于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爲陰也

附辨鄭氏獻讀犧讀沙

春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疏翡翠翠青爲飾魯頌犧尊將將毛傳犧尊有沙飾疏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

蕙田案此以獻尊爲犧尊而飾以翡翠

明堂位尊用犧象鄭注犧尊以沙爲畫飾疏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耳陸元朗曰刻鳳凰于尊其形婆娑然

蕙田案此以犧尊爲沙尊而畫以鳳凰

魯頌疏阮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

蕙田案此以犧尊爲義尊而畫爲牛形

王氏肅曰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孔穎達曰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異義

蕙田案此以犧尊爲義尊形如牛而背上負

尊

鄭氏鏐曰獻字本戲字誤轉爲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奈何康成讀犧爲素何切鑿爲之說曰畫爲牛形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爲犧牛之形

楊氏簡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爲沙牛之爲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睹犧之象必不萌

輕肆之心不輕肆則道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沙尊蓋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故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何氏楷曰犧尊之制未詳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阮諶禮圖王肅二說未知孰是乃周禮既以犧為獻而漢儒又讀犧為娑故毛傳解犧尊云有沙飾也陸元朗亦云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娑娑然而鄭司農則謂

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愚按如此解犧去之更遠顧起元云古者犧通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娑娑同音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莪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騂犧叶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娑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蔡條云徽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解說殆有可哂者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形康成阮諶之說盡臆度耳

蕙田案注疏獻讀為犧以為聲誤義讀為沙以為羽飾阮諶以為畫為牛形王肅以為直

作牛形後儒鄭鏗楊簡何楷皆從王肅據此則犧當如字固不必讀為沙也明堂位以犧為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為首故直曰獻尊獻亦當如字不必讀為犧也鄭何雖正婆娑之非而猶從誤轉之說唯慈湖精核不可易右器用

五禮通考卷第三

五禮通考卷第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吉禮四

園丘祀天

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

人皞而祭周人冕而祭

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饗於北郊以

為祭服

禮記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

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傍才是古之緇字一絲傍屯是純字

陸德明釋文作聖音皇本又作皇夏后氏收而祭殷音皇屬也畫羽飾也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疏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

皇鄭又云有皇舞皆為鳳凰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

注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仲春二月告后帥領外命婦諸臣之妻內命婦三夫人已下始蠶北郊蠶事既畢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祭服也案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二月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有異也

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疏天子云純諸侯云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有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傍才是古之緇字一絲傍屯是純字

五禮通考卷四園丘祀天

但書文相亂雖是
編字並皆作純

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
嬭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

服無有敢惰注后妃親採桑示率先天也東鄉者鄉時氣也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

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

季夏之月令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注婦官染人也疏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然必有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

周禮天官典絲凡祭祀其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疏言凡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其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其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元衣亦須絲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其之

夏官弁師掌七之五冕皆元冕未裏延紐五采纁十有

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人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蕙田案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

二旒是大裘之冕即五冕之袞冕非別有一

冕也鄭氏誤謂大裘不被袞又泥于大裘而

冕之文不得已為有冕無旒之說不知有冕

無旒元冕也元冕祭羣小祀之服今乃服以

祀天不亦悖乎

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祭先王之服也

馬氏疏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冕止于五則大表而冕與袞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袞而已周官于祀昊天不言袞則用袞可知也記于龍袞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

蕙田案馬氏謂龍卷以祭兼昊天先王極是
可正鄭氏之謬

周禮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

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

祀天示質疏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于大射也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衾已下皆有采章為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鄭氏謂曰掌為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為有衣以為陽禘覆也為其褻故必覆之其說以為表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敢表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寒故服衾于裘之上則被衾衣裘被衾則同一冕故司服掌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衾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禘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

方氏苞曰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圜丘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服裘之理况方澤乎自公彥引孝經緯鉤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歷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公彥之臆說耳孝經緯鉤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理與天同謂其尊同性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舍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為衣服之同也屨人職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況裘冕乎

蕙田案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盛服謂冕服也春官司服掌五冕自衾以下公侯至卿大夫以次服之甯有助祭者服衾冕而主祭之天子服元冕乎大裘而冕者祭莫大于昊

天先王而宗廟時享在四仲之月禘以孟夏
禘以孟冬大饗在季秋祈在春夏祭地在夏
至祀五帝以迎氣時皆非嚴寒不必用裘惟
圜丘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之日詩所稱一之
日感發者也周之都在西北圜丘之壇在南
郊祭之時在平日其霜風凜冽較之祭于屋
下為更甚故司裘特制大裘以為祀天之服
蓋專為冬至南郊設而他祭不用也云大裘
而冕見雖服大裘而必戴冕冕與衾相稱王
之冕以衾為盛戴冕則被衾可知禮意甚明
若冕而不衾成何體制豈所謂盛服者耶康
成拘泥裘冕衾冕句法遂創為有冕無旒裘
上有元衣之說後世難以信從異說紛起踵

訛襲繆至有盛暑服裘必不可行而廢親祀者惟宋陸農師謂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王被裘以象天則大裘襲裘可知大裘襲裘則戴冕璪十有二旒可知說最直截而鄭剛中陳用之闡發詳盡可以正註疏之謬而為千萬世之準繩也

又案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夫元衣乃無旒元冕之衣康成誤看大裘而冕似裘之外更無衣而但有冕遂用無旒之元冕以附會于尚質之說今有因無旒之冕即是元冕遂併元衣而附會之以加于大裘之上不知其已同于卿大夫助祭之服也夫裘之外有衣則郊特牲之說信矣既知裘之外必有衣則

奚為不被裘戴冕而憑臆穿繫至是耶

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也疏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

注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六服同冕者首飾尊

蕙田案疏冕名雖同旒數有異其說甚詳見後

鄭氏謂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謂之六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衣故記衣謂之被言被之于其上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裘者蓋陶匏稟賦因丘掃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纁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之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圓後方後仰前俯飾之布上元下朱圓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元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敬之義蔡氏德晉曰冕冠也古者衣冠相配故衣與冕同稱也大裘而冕者服大裘襲衣襲而不湯而首則戴冕璪十有二旒也十二章者虞書曰一月二星辰三山川龍五華蟲六皆繪于衣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皆繡于裳祀天子冬至服大裘其祀五帝惟立春為然餘則但服大裘外之衣衣而已至夏秋則其衣亦當以紗為之但仍備十二章之制也

禮記郊特牲王被裘以象天

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戴冕

五豐直考卷四圖丘祀天

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天之天數不過十二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服裘戴冕璪十

有二旒則天數也

注大裘為黼文也言破之大裘有象天之文故破之道路至太壇而脫之

陳氏禮書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裘以象天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袞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袞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袞冕之上又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袞冕與裘冕不同謂之大裘而冕則不加袞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

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祛羔裘逍遙燕服元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屨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由是觀之袞冕以維太常者不必有裘裘冕以送逆尸者必有衣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則袞冕加袞又可知也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此尤無據也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埽

地陶匏橐秸疏鼎樛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音黃鐘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楊氏復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鄭後鄭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弔之君子羔裘豹裘緇衣以弔之狐裘黃衣以弔之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裘之上未嘗無衣裘而無衣則近于褻矣凡衣必象裘色凡冕服皆元上纁下大裘者黑羊裘也元衣之下用黑羊裘取其同色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何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元坤為地其色黃但土旺于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黃而兼赤為纁故裳用纁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鄭注云謂冕服元上纁下是也白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于衣繡宗彝藻火粉米于裳凡十二章歷代皆然至周而又備纁旒之數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衮冕而下享先公則警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于所卑也

周禮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

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凡大祭祀其其衣服而奉之自

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

鄭氏鏞曰上公九命服衮其章九王亦被衮何為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者其說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能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服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服而

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唯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

禮記三禮圖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上元下纁以纁覆飾之其板側則不用金飾有紐玉簪導以組為纁色如綬衣服令云大裘以黑羔皮為之元領標緣朱裳白紗中單卑領青標襪赤帶玉鈎鞞大帶黻鹿盧玉具劔火珠標首三玉雙珮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纁緣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朱韞赤舄

祀天神地祇則服之陳氏禮書梁五經博士陸緯等大裘之制宜以黑緇為之其制或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隋始詔虞世基等憲章古制定與乘服合八等案周禮大裘之冕無旒其服羔裘也準禮圖以羔正黑者為之取同色緇以為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絳赤烏祀園丘感帝封禪五郊明堂雩祀皆服之今文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深青表纁裏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纁色如其綬裘以黑羔皮為之黑領標緣朱裳

蕙田案自梁及隋唐後皆服黑羔裘無衣元冕無旒仍注疏之謬也至宋神宗從陸佃之議服裘被衮而後先王之制度復明甚矣議禮之難而儒者考訂之功不可忽也

附辨鄭氏王服九章

周禮春官司服鄭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旒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裘五章裳四章凡九鷩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元衣無文裳刺繡而已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三公一命卷注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楊氏復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是愚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衮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余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獨不然乎郊

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園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橐鞬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璪有十二旒則天之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唯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唯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鷲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

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黼登於屨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林氏之奇曰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又謂上公九章而王亦九章將何所

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劉氏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于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司常之職云日月爲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非也且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雖矣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裳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袞冕十有二章明矣

蕙田案諸家破鄭氏周袞九章之說當矣袞既十二章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絺當五章元當三章其諸侯于天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袞冕而服止九章冕止九旒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卿大夫元冕者服一章冕無旒卽弁師所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是也

附辨注疏諸家冕旒玉數

夏官弁師鄭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鄭氏鏐曰王之吉服六服每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衮則戴冕璪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馬氏晞孟日記言龍衮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陸氏佃曰諸侯九旒則上公十二旒可知

弁師賈疏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

蕙田案弁師諸侯之纁旒九就注云侯當為公緣下文別見諸侯故此當為公山陰乃因諸侯九旒之文謂上公應十二旒誤矣上公亦人臣何得與天子無區別耶

鄭氏鏐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蓋通稱

蕙田案如鄭剛中說則五冕同旒毫無分別實止一冕耳周禮何以稱五冕耶此不足信

弁師鄭注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王昭明冕旒命數圖曰王五冕並十二旒二王後王朝三公加為二伯九命衮冕九旒侯伯加為九州牧王朝三公八命山八旒侯伯七命鷩冕七旒王朝之卿六命火六旒子男五命毳冕五旒附庸王朝大夫及大國之孤四命藻四旒王朝上士大國次國之卿三命希冕三旒王朝中士大國次國大夫再命元冕二旒○又曰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非也

蔡氏德晉曰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為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異而元冕無服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俱未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服而服三章之希冕例推之則

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一命之士未受服則但服爵弁矣而鄭康成王昭明乃為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不亦鑿乎

蕙田案禮數降殺皆以兩則章數旒數依先儒陽數之說為是王昭明非之誤矣且如圖說有所謂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者則通大裘之冕共為九冕而周禮五冕之說亦不行矣敬齋駁之甚當其說不可易

王氏應電曰經文五采纁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纁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枚矣諸公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二並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十有二玉為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伯八人故伯之字從八乃謂每伯人數如其伯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纁旒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子男

纁旒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纁旒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旒為目而設止有前旒惟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

蕙田案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天子雖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別而每旒之玉皆十二諸侯以下之冕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而玉又用璿也王昭明旒必十二玉之說非是又據玉藻之文而謂旒有前無後亦拘而鑿陳用之曰漢制天子纁旒前長後短諸臣纁旒有前無後非古也

右服冕

周禮春官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纁十有再就建大常十

有二旒以祀

注王在焉曰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虛刻金為之所謂鑊錫樊讀如聲革之聲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纁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纁三就禮家說曰纁當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元謂纁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纁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

為繆序則屬焉疏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

鄭氏鏗曰王者陽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飾路所駕之馬錫以昭其聲焚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太常象天之明旂十有二合天之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

陳氏禮書司常日月為常觀禮天子乘龍載人旗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二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飾之以旄垂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于其上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矣方氏苞曰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太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旂七旒五旂皆曰建常何也旗常者微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太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太常則唯天子建之矣

蕙田案五路所建旂亦以大概差等言之其實天子五路皆得建太常也觀治兵大閱王乘戎路而建太常可見又案禮記載魯君祀帝于郊有日月之章蓋僭禮也三辰惟畫于太常又唯天子得用之耳天子五路雖俱得建太常而以祀事為重

故秦以下掌祭祀者曰太常卿亦以見掌天子祀事之意

禮記禮器

大路繁纓一就

注殷祭天之車也疏殷猶質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

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市曰就成就也言五色市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

大路素

注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

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

以象天也

注設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路也疏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注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

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

注雕為刻鏤幾謂沂鄂言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

周氏謂曰乘素車者言殷之郊禮也先儒以為魯公之郊用殷禮則非也方氏慈曰此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耳

楊氏復曰案巾車一曰玉輅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飾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

五禮通考卷四 丘祀天

禮器疏以素車為殷輅其言蓋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

陸氏佃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太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太

常同意乘戎路建太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袞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皆周制也

陳氏禮書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蓋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也

蕙田案諸家論祭天車旂不同當以陸氏陳氏之說為是周氏楊氏以為殷禮則郊特牲上文明以周貫下何緣此處忽入殷禮云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夫三正通於民間則周亦有夏時子在齊聞韶則周亦有韶舞特未廣於天下耳周有殷輅似不足疑况祭天尚質素車安知非陶匏稟結之

意乎至鄭氏以為魯禮則魯無稱王之事孔氏乃謂魯用王禮亦得稱王斯益悖矣

右車旗

禮記郊特牲下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禩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下疏郊祀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郊也禩宮禩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禩廟卜之也

方氏慤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耳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而至而大辛于祀大神元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

蕙田案郊用冬至無庸卜日此所言亦魯禮耳然告廟擇士天子亦當有之姑存其說至周禮所云卜日皆兼他祭為文原不專指郊

天言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宿先卜祭之夕疏言凡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

者以明旦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

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執事宗伯大卜之屬疏大宰率宗伯大卜之屬

執事之人而卜日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注注日月謂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儀膏自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下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疏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于祭者其

卜取吉日乃齊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注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祝墨

大卜大祭祀則眠高命龜注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

龜人祭祀先卜注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元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疏天稱禋祀地稱血祭是天地

稱祭

禮記表記晉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月謂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

右告廟卜

周禮天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

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注既下又戒百官以始齊

大神謂天地 疏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使散齊致齊祀大神謂冬至祭于圜丘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為小天也 劉氏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其修者特具之所當修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視滌滌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修具 方氏苞曰冢宰司徒所蒞祀事皆首五帝者四時迎氣之祀且蒞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知然者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首曰以禮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司服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參互其文則其義顯然矣

蕙山案經文明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示即 圜丘方澤也

秋官大司寇若禮祀則戒之日蒞誓百官戒于百族疏

戒之日者謂前期十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蒞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于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為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太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太宰此云蒞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

地官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誓

春官大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禮記明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周禮秋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

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

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古者天子諸侯歲獻貢士

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

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

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

通典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

羣官乃習射于澤宮選可與祭者
禮器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郊特牲下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

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者同誓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也疏澤澤宮也王在于澤宮中于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嚮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于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勅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故禮器云聚眾而誓之是也

蕙田案澤宮陸農師以為學宮是也此王立於澤宮親聽誓命正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之謂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注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

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朝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廡疏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

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勅也

陳氏禮書戒者勅以事誓者告以言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周禮百族郊特牲百姓儀禮所謂子姓兄弟之類是也澤郊學也誓于澤即其所擇而誓也庫門象法之所在戒百官于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于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泣之以司寇肅其職也然古者用刑之法常恕以寬誓人之詞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孥戮汝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百官之詞也條狼氏所謂殺輶鞭墨者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齊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考之月令

教習田獵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聘禮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氏曰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誓以勅告士衆然則祭祀之誓亦應如此古之讀誓者史官耳太史戒及宿之日讀禮書而協事是也唐制太尉讀誓非古也今猶襲之

右誓戒擇士

周禮天官膳夫王齊日三舉

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

史氏浩曰當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其日力之不足則不能勝祭事故三舉以助之非謂盛殺而供也王氏應電曰齊之日宜沖淡以養其精誠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聽樂舉則酒倍食故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姜氏兆錫曰王齊則不舉但不殺牲盛饌用樂耳非必斷膳素食如後世之爲也

蕙田案疏謂日用三太牢侈靡非齊所宜王昭明姜上均移改經文終覺未安史氏之說

近是

王府王齊則供食玉

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春官鬯人凡王齊共其秬鬯

注給洗浴疏鄭知王齊以鬯爲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禮記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成十七年穀梁傳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疏宮室謂郊之齊宮

荀子端衣元裳纁而乘路志不在于食葷
陳氏禮書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記曰齊之元也
以陰幽思也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太古
冠布齊則緇之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元
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謂端衣元裳纁而乘路是也

右齊

周禮春官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
而協事注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疏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天官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注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供舊言式法者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衣而戒飭使具之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舊言式法者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衣而戒飭使具之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
皇邸注法大小丈尺大旅上帝祭天子園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為牀于櫛中鄭同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元謂後版辟風與

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

陳氏禮書案所據之案邸所宿之邸次氈與皇羽者

皇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

魏氏校曰經文百職多互舉言有故祭則常祭可知也

通典掌次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帷幄初在祭退俟之處

祭退俟之處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幕人凡祭事共其帷幕幄帟綬注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皆以緇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共之者掌次當以張疏帷在傍施之象土壁也幕則帳上張之象屋舍也幄則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之內承塵綬條也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注旅衆也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

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疏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諸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尊故別張尸次鄭云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于郊則亦有遺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

春官大司樂大祭祀宿縣疏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宿縣者皆于前宿預縣之遂以聲

展之注叩聽其聲以知元不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

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

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綏共其水

稟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綏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雅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

抵觸人元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狀也水稟給殺時洗薦牲也疏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綏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稟也

陳氏禮書封人飾牛牲小子凡沈辜侯禴飾其牲羊

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凡將事于四海山川飾

黃駒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績莊周曰犧牛衣以文繡

漢儀夕牲被以絳然則羊人飾羔曲禮所謂飾以績

也校人飾黃駒猶傳所謂文馬也則凡牲無不飾矣

鄭氏以飾為刷治潔清之然則刷治潔清之非所謂飾封人非掌牛而飾牛者牛土畜也使飾土畜因其

類也

又曰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毛氏曰楅持牛也綏

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又曰

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舐人也蓋楅衡以木為之橫設

於角則楅幅其角猶射以楅幅其矢也綏則少儀祭

統所謂紉也康成于詩合楅衡以為一于禮離楅衡

以為二是自惑也

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注盆簋皆器名盆所以盛

血簋受肉籠也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疏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懸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懸肉也

陳氏禮書鄭司農謂互楅衡之屬鄭康成謂互若今

懸肉格楚茨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氏曰或陳

五禮通考卷四 圜丘祀天 九

于牙或齊于肉蓋互牙古字通用掌舍設榱栳條閣
氏掌比國中宿互者互行馬也肉格謂之互蓋其制
類此鄭司農以為榱衡之屬非是

右戒具陳設

周禮天官太宰及執事眡滌濯注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也謂致祭前日太宰眡滌濯案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

蕙田案及猶與也謂祭前一夕與執事之人
視滌濯耳執事指宗伯宰夫等言

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宿眡滌濯注滌濯滌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大號治其

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注滌濯滌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大號治其

至祭當以詔相王 疏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與否 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 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 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云滌濯既祭器也者此滌濯是湯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

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 圭之類皆是禮神置于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齋注云下齋王敦盛黍稷與此 注玉為禮神之玉齋即非王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 廟無禮神玉則玉齋不得別解故為王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齋別釋 也泣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大號六號之大 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 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也 幣號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元謂

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元謂

春官肆師凡祭祀之下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

如之疏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 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右省眡

五禮通考卷第四

五禮通考卷第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

纂

李天保總纂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呼且以詔百官注呼且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雞人主呼且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

秋官銜枚氏大祭祀令禁無囂注疏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譁囂譁則不敬鬼神故也

敬鬼神故也

右呼且警戒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

服者以及郊野注蠲讀如吉圭唯館之圭圭潔也刑者黜削之屬任人可圍所收致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

所裁惡也疏大祭祀謂郊祭天地

禮記郊特牲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注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疏郊祭之日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于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于衛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合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疏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去

右除道警蹕

春官太史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疏執行祭祀之禮若今儀注

地官饌人掌凡祭祀其盛注炊而共之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注方日簠圓日簋盛黍稷稻粱器疏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大祭小祭皆有黍稷于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

春官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鬯秬秬黍之酒無鬱也

天官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注大祭者所祭也三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祭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貳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注夫遂陽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元酒鄭司農云明盥謂以明水修滌染盛黍稷

天官冢人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

注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于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冢覆

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冢之也

春官典瑞大祭祀其其玉器而奉之

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膾于鼎

天官亨人掌其鼎鑊

邊人凡祭祀其其邊薦修之實

醢人凡祭祀其薦修之豆實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涖玉鬯省鑊奉玉盥

注王禮神之玉也始位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 涖位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曲禮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奉玉齋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甬盥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

蕙田案禮神之玉灌地之鬯雖典瑞鬯人之事而必親臨之牲之肥瘠鑊水之多寡雖充人烹人之事而必親省之奉玉盥六宮所供宗伯親奉之也

小宗伯省鑊

肆師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疏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于簠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

方氏苞曰既涖濯涖玉鬯省牲鑊皆大宗伯親之莫重于盥盛而第使肆師表告何也涖濯實鬯納亨皆有司之事也故親臨既若盥盛則帥宮女而為之者天官世婦也帥而共之者春官之世婦也外臣安得而涖之涖之省之故待其既共然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焉

右祭日陳設省眡

禮記祭義郊之祭夏后氏祭其闈殷人祭其陽周人祭

日以朝及闈

注闈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闈謂終日有事

方氏慈曰闈者日既沒而黑夏后尚黑故祭其闈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以朝及闈焉言闈則知陽之為明言陽則知闈之為陰言朝則知闈之為夕以朝及闈則有陰有陽陰陽維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獻祭日謂祭之日也必于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闈也劉清江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闈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闈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為幸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為多仲由仲由為不知禮

馬氏晞孟曰周官掌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倦也周氏謂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蕙田案以朝及闇三說不同細案之周氏之說固無定見劉氏云日出之初猶逮及闇不及晝恐儀節不能如是之促也當以註疏及方氏之說為正馬氏亦足相發

右祭時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注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桑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疏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引周禮者証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注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疏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右聽祭報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

注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疏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蕙田案服袞被袞周天子祀天之服非魯禮也註誤詳見上服袞條下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

注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

陳氏禮書禮記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

誓省眡用黼裘而後世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家語謂

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壇脫裘服袞張融又易之

以為王至泰壇脫袞服袞蓋王肅託孔子以信其說

張融疑王肅以變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則前祭未嘗服大裘也又大裘無文與黼不同

二者之說誤矣

蕙田案黼裘服以誓省不聞服以祀天祀天服大裘取其質也安用黼為此蓋王肅偽造之詞陳氏非之是矣

周禮春官典路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注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促馬也

通典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

田首設燭以照于路

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

受轡犯軼遂驅之注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止馬使不得行也軼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軼轅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瓶以軼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軼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軼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疏此據祭天之

及祭酌僕僕左執注謂兩轡也軼當作軼車前軼也疏此云未及軼前乃犯軼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軼并祭軼與軼前三處說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轅軼而去

轡右祭兩軼祭軼乃飲注軼謂兩轡也軼當作軼車前軼也疏此云未及軼前乃犯軼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軼并祭軼與軼前三處說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轅軼而去

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虎黃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

夏官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太常注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

曳也鄭司農云維持之疏巾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

右王出郊

家語郊問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衰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

蕙田案云脫裘服衰者蓋見郊特牲之文與周禮司服不符故造此說以牽合之不知服裘而被衰固不害其為同也後世祀天之服皆因是而淆焉特其于祭日之次節有合故

辨而存之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

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疏案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報陽

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

張子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為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

曰禋偏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

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禮敬之名以

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為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

鄭氏鏐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齊精明誠一為主而已

蕙田案禋祀註疏與張子鄭氏不同然升煙

達氣正所以達其精意也當兩存之

儀禮覲禮祭天燔柴

敖氏繼公曰燔柴者謂置牲幣之屬於積柴之上而燔之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注）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

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

爾雅祭天曰燔柴（注）既祭積薪燒之 郭疏祭

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而燔之

韓詩外傳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

郊特牲孔疏祭天初有燔柴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

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

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

羅泌路史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為

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為燔瘞皆

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

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

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為九地之常祀歲二則

玉之瘞者為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計

矣燔瘞之玉何其多耶以皆燔耶則玉不受火以皆

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斲旦旦未見獲一玉

者案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

也唯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說

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為燔玉且謂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為論燎玉之差降而鄭注
 大宗伯職亦遂以為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
 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
 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為見之經者尤不近情韓詩鄭
 注端未足據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
 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
 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
 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為禮神之玉
 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為燔且瘞哉禮運云
 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
 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贊則受
 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
 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

間哉 又曰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
 也燔柴於泰壇瘞埋于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
 之也埽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
 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
 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駢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祭
 天陰祀祭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
 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
 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
 云用牲于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為
 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
 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召誥言郊皆有所不及
 彼熊氏等乃以為郊唯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

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郊之祭則有全烝若分牲體豈得謂全烝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攷之經乃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又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既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
蕙田案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為重然

其制不詳鄭氏韓詩外傳謂燔瘞有玉熊氏謂分牲體供二處所用陳氏禮書亦謂燔用牲首路史非之蓋玉無煙臭固無燔瘞之理而特性即是全胥烏得分為二耶先儒拘泥特性之文故為此說不知雖有燔牲何害全胥之一特也詳見前犧牲條下
又案陳氏禮書謂燎必於樂六變之先其義與求神合郭璞爾雅註曰既祭積薪燒之二說不同豈先燔柴降神既祭復以牲幣燔之耶禮書亦謂不可考存疑可也

右燔柴

易豫卦大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

禮記卷五 國丘祀天

春官大司樂凡樂圍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圍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圍鐘夾鐘也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林鐘上生太蕤太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鄭司農云雷鼓雷鼓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元謂雷鼓雷鼓八面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裸焉據宗廟肆獻裸是也云圍鐘夾鐘也者即上文夾鐘也云夾鐘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宮之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大辰夾鐘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出口之處為明堂故以圍鐘為天之宮云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鐘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鐘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鐘林鐘自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鐘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為角也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鐘上生太蕤太蕤為徵也太蕤下生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為羽祭天四聲足矣

陸氏佃曰黃鐘降神之樂也故曰天神皆降

王氏安石曰此

祀天下神之樂

薛氏衡曰周制大祭有三一曰祭天圍丘二曰祭地方澤

三曰禘禘宗廟三祭既殊其樂亦異然此是致神之樂

陳氏樂書古者祀天之禮焮矣而莫盛於冬至莫大於圍丘以其祀及於昊天上帝而百神舉矣故其降神之樂直主以帝所出之方及其格也大合六代之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配以祖焉在易豫

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也

王氏安石曰圍鐘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天無

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官宜以帝所出之方故致圍鐘

薛氏衡曰大道著乎東而不統起于北易曰帝出乎震東方也故祭天神用寅卯辰之律曰太蕤圍鐘姑洗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黃鐘為天統故兼取北方之律而以

黃鐘為角

王氏詳說宮角徵羽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且如圍鐘為宮官數八十一黃鐘為羽羽數六十四太蕤為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為羽羽數四十八南鐘為宮太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蕤為徵應鐘為羽亦如其數

此所謂宮角徵羽者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也律歷志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相生

為先後之序也

鄭氏鏐曰不曰夾鐘曰圍鐘者以天體言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先王用樂各以其類取聲而用之天功始于故用黃鐘為角角言功之始天功成于寅故用太蕤為徵徵言功之成天功終于辰故用姑洗為羽羽言功之終也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儒以為山名于此取材為琴瑟將以召乎至和故

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為首天神最尊故用之樂用圓鐘鼓取天聲音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圓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

朱子語類問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則林鐘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鐘為宮應鐘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又曰所謂黃鐘宮大呂角便是調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但其中五音依舊

蔡氏德晉曰圓鐘即夾鐘屬卯其位為震帝出乎震故致天神以為宮不曰夾而曰圓與易乾為圓同意黃鐘太簇姑洗律之相次者也相次者天之序故祀天神取之圓鐘為宮無射為之合黃鐘為角大呂為之合太簇為徵應鐘為之合姑洗為羽南呂為之合宮之旋而在天者其合別而為四也鼓以君樂而鼗依之其以雷名雷為天之聲也管者中氣之所由出孤竹竹特生而堅剛者其音清越于祀天神宜也琴瑟者歌聲之所由出雲和山名言管而堂下之樂見矣言琴瑟而堂上之樂見矣樂六變者雲門之樂六變而終也天神皆降至和感召融治貫通上帝降鑿而百神景從猶鑿與動而于官隨也

附辨注疏天地人三宮不用之律

周禮大司樂鄭注圓鐘夾鐘也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鐘林鐘也林鐘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避之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鐘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陳氏禮書大司樂所以序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宮林鐘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于是藏焉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

尊之也以為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鐘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楊氏復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圍鐘為宮圍鐘為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鐘為角黃鐘陽聲之首也太族為徵太族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為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鐘為宮函鐘上生太族則太族為角太族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鐘子大呂丑故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子與丑合也太族寅應鐘亥故太族為徵應鐘為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為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為音人

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為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李氏光地曰黃鐘圍鐘兩字錯互諸儒相承遂不復正原其所以蓋以黃鐘一律宮角兩用或者疑其重複而以意易之致誤之根當緣于此

蕙田案前漢志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太族統人謂之三統又為三始此大司樂天地人三宮唯地宮林鐘無異其天宮夾鐘人宮黃鐘不同者漢志言作樂之原周禮言祭祀之樂之用易帝出乎震震位夾鐘故祀天神以為宮易以坎為北方幽陰之卦凡言祭祀言宗廟多取坎象豫晉因震漢說齊坎位黃鐘故享人鬼以為宮與三統三始之義兼通無礙也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先儒說旋宮者有六

十聲六十調以聲言則夾鐘為宮者林鐘為
角無射為徵黃變半為羽林鐘為宮者應鐘
為角大半為徵姑半為羽黃鐘為宮者姑洗
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此以律管之長短
高下別五聲而其為六十聲也以調言則夾
鐘為宮者應鐘為角夷則為徵蕤賓為羽林
鐘為宮者夾鐘為角黃鐘為徵無射為羽黃
鐘為宮者夷則為角中呂為徵夾鐘為羽此
以律均之起聲收聲分五調而其為六十調
也此大司樂天宮夾鐘為宮黃鐘為角太蔟
為徵姑洗為羽地宮林鐘為宮太蔟為角姑
洗為徵南呂為羽人宮黃鐘為宮大呂為角
太蔟為徵應鐘為羽此非以本管相生之五

聲言而以律自為均之五調言天宮四調皆
以夾鐘起調夾鐘卑曲地宮四調皆以林鐘
起調林鐘卑曲人宮四調皆以黃鐘起調黃
鐘卑曲鄭氏拘於損益相生之成法有不合
者則以為卑之而不用尊之而避之豈其然
乎商音不用亦謂不用其調耳如使每宮之
中五缺其一何以使高下清濁咸得其宜哉
觀承案古樂既亡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之
樂各分四律者人多疑之此拘於三統而不
得其解也漢志三統乃据制律之本言非用
律之法也况人統乃太蔟寅非夾鐘即卯也
地統本大呂丑而林鐘即未居其衝亦非本
位也則何用執之以生疑哉李氏古樂經說

直以圖鐘黃鐘爲錯文欲彼此互更以遷就其意此未當也唐書載祖孝孫之十二和其一日豫和以降天神皆以圖鐘爲宮三奏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皆以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奏文舞八成三曰永和以降人鬼皆以黃鐘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各二奏文武舞九成此能全用周禮而各依其律者也則何必互易之乎其所以分布三宮者康成謂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林鐘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黃鐘生於虛危之氣其附會天星雖亦讖緯餘習而以林鐘爲坤位則恰是後天卦象

可知夾鐘卽爲震位黃鐘子爲坎位矣夫帝出乎震坎主祭祀後人因此而悟夾鐘之宜祀天黃鐘之宜祀先正康成之解有以啟之也惟每宮四律而於五音去商合爲十二律而於陽律去三陰律去一則未明故案律相生而倡爲尊之故避卑之不用之說則太鑿矣不知律有聲亦有調聲者逐字配以宮商調者每曲統以宮商歌聲則五音不可缺一調則商聲有殺氣鬼神忌之故祭祀不用商調而只有四調夾鐘爲宮者用夾鐘宮調蓋以夾鐘起調夾鐘畢曲下文黃鐘角調太簇徵調姑洗羽調亦必以起調畢曲者名其律耳推之地宮林鐘四律人宮黃鐘四律亦然

此正是六十調旋相為宮之法也其不用仲
蕤夷無四律者仲呂乃上生之窮蕤賓亦正
均之變夷則實西方之音無射又窮秋之律
故只用八律為調也其天地人各得四調者
陳氏以天宮四律為律之相次地宮四律為
律之相生人宮四律為律之相合似為明切
然惟人宮之相合為自然而天宮之相次則
夾鐘一律已錯其序地宮之相生則南姑二
律亦互其文終非天然不易之法也以理言
之天陽在上故夾鐘四律俱用子寅卯辰之
陽位地平在下故林鐘四律分布東西南北
之四方人在天地之中故黃大大合天地人
三才之統而應鐘亥又應陽氣而生可以終

則有始而循環不窮矣况合辰之說乃上文
分樂而序之法是歌奏迭用而只以一律為
調與此之每宮四調者不同亦不必牽入於
此條人宮內也

附辨陳暘旋宮不過三

陳氏樂書周官凡樂圖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凡樂而鐘為宮
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
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
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
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
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圖鐘為宮而無射為之合黃鐘為角
而大呂為之合太簇為徵而應鐘為之合姑洗為羽而南呂為之合凡此宮之
旋而在天者也而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
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
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
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有四坤降為二咸又降為一亦此意
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
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
其律或上同于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于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
此其律所以一于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
著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劫以

象間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間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圓鐘為首禮地而以函鐘為首禮人鬼以黃鐘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于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為尊卑之意耶

蕙田案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十
二管每管之均均具五聲為六十聲十二律
自為其宮宮各五調為六十調所謂旋相為
宮也若如樂書之論旋宮不過三則此三宮
者執而不變滯而不通無可旋轉且止是三
管為宮耳未可云十二管旋相為宮也三管
之外既不為宮即不成調何以上文奏黃鐘
歌大呂至奏無射歌夾鐘乃十二律並用耶
合辰之說于理固然至所云四降而三三降

而二則非有意義存其間擬之以易合之以
著恐皆附會晉之泥大司樂三宮當旋宮而
不信禮運十二律均旋為宮之義失之遠矣

右作樂降神

春官太祝凡大禋祀逆尸

令鐘鼓相尸禮

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

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逆尸從車

注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

王氏應電曰舊說於經文以衰冕六人裘冕二人為句遂謂六人衰冕為服王
之服二人裘冕為從尸服夫衰冕王之盛服乃衣之以維太常裘冕至尊雖祀
先王猶不得服乃衣之以執戈盾何其褻瀆之甚
至此耶夫所謂節者掌其服而有品節之云耳

蕙田案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故
鄭氏有從尸服之說但大裘乃王祀天之服
未必即尸服也尸服既於經無見而斷以節
服氏之裘為大裘鑿矣陳用之又據為裘冕

加袞之証夫袞之外雖必有衣但未必卽是袞也先儒以袞冕爲如王之服故王昭明以爲褻瀆之甚愚謂袞冕二人蓋言尸服袞故送逆尸者亦袞尸冕故送逆尸者亦冕所謂袞與冕者豈必如王之大袞袞冕耶或各如其等之服冕而加袞焉耳如此則袞冕爲無可疑而王氏之說可以不論

通典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袞而升丘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

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

夾鐘爲宮耳

附諸儒論傳記祭天尸

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

國語晉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

禮記曲禮孔疏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祖之屬皆有尸也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張子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復曰愚案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返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

又焉用立尸為哉周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說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為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為詳初無董伯為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遽信觀承案祭祀之禮無主則不依而無尸亦不享杜氏謂立尸乃上古樸陋之禮者非也古人立尸自有深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仗精心亦憑尸象方能從無形影中感召出來耳然祭則立之卑則罷之則又人鬼不瀆而民無惑志也是以祭必有尸內祭祀惟婦人

不立尸以用男則不類用女則非體也外祭祀惟天地無尸天大無外地廣無垠而不可為尸也此郊祀之有尸乃配者之尸耳張子說甚是然兼山川言恐未為確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周禮墓人為尸朱子亦謂惟天地不敢為尸如祀竈則膳夫為尸門行則閭人為尸山川以虞衡為尸蓋鬼神各因依其職守所在而憑之也則山川豈可無尸乎唐開元禮亦尚有尸自後尸法亡而像設盛於是梵宮道院野廟淫祠無非土木衣冠神鬼變相既立不罷終日儼然煽惑愚民無有限極以至玉帝天妃亦冕旒環珮而尸祝之則侮天瀆神之至矣乃知古人立尸之意

固甚深遠也

右迎尸

春官大祝大禋祀逆牲

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款神也

地官封人歌舞牲

注凡大祭祀君親牽大夫贊之

天官太宰贊王牲事

通典王親牽牲而殺之

夏官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

國語周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注燕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獵劉云疏

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

漢時苑中有獵劉即爾雅獵似狸劉殺也

右迎牲殺牲

疏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之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御僕大祭祀相盥

注謂奉盥授巾

右盥

周禮春官大宗伯奉玉

天官太宰贊玉幣之事

注玉帛所以禮神

小宰贊玉幣之事

注謂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王

右薦玉帛

周禮天官籩人共其籩薦修之實

籩人共薦修之豆實

右薦豆籩

禮記禮器郊血

注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疏血氣也夫肉食有味味者血也川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

郊特牲郊血

疏謂正祭之時薦于尸坐之前也

春官大祝隋鬯

注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鬯疏天子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鬯

禮記禮器五圓丘祀天

右薦血腥

通典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

古之薦鄭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

春官小祝贊奠注奠爵也

天官太宰贊玉幣爵之事注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執以從王而授之

春官鬯人共秬鬯

通典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蕙川案祀天獻酒之禮經無明文通典據注疏補之今仍其說以俟考

右朝踐王一獻宗伯一獻

秋官大司寇奉其明水火

鄭氏鏞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此水火也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奉之以明其義

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注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祝以告神

何集禮祝用于祭祀所以交于神祇者當有其辭也如武成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唯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

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潔也禮祀祭天神也

鄭氏鏞曰大祀執之以號祝既為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者也

大戴禮公符篇古祝辭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維某年某月上日

通考古祝詞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年謂大歲所在月正月也

明集禮成王在洛邑祭歲王命作冊史逸祝冊此祝冊之見于周者

右祝號

易鼎卦彖傳聖人亨以享上帝

周禮天官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注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

亨人掌供鼎鑊給水火之齊

右亨牲

地官大司徒奉牛

注奉猶進也疏秦國語郊之事有全齊若然則郊祀先全齊後豚解之

國語周語郊事則有全齊

注齊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

蕙田案禮器一獻熟疏云楚語禘郊則有全

齊是祭天有熟也皇氏曰郊天與大亨三獻

並有血腥爛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

此為祭天薦熟之確證

天官亨人其太羹鉶羹

注太羹肉汁鄭司農云太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禮記禮器太羹不和

疏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

汁謂之太羹不和

郊特性太羹不和貴其質也

方氏慤曰味之美者莫如淡太羹則以淡為貴而已

詩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亶時

毛傳木曰豆瓦曰登于豆薦豆也于登薦大羹也其馨香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之何芳臭之誠得具時乎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文獻通考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

右薦熟

通典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盞齊以獻

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醢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

凡四

右饋獻王三獻宗伯四獻

周禮春官小宗伯逆盥注逆盥受饌人之盛以人

小祝逆盥盛

大宗伯奉玉齋疏盥謂黍稷天

右薦黍稷

通典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長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

禮記郊特牲疏皇氏曰置簋璧于神座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云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圖丘之祭與宗廟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禮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盞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諸臣之泛齊以獻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

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圖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圖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圖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益緹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緹亦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圖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于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右饋食王五獻宗伯六獻諸

臣七獻

春官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注以黃鐘之鐘

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疏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鐘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相通也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鐘以均諸樂也

鄭氏鐔曰黃鐘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鐘必歌大呂之調取其合也易氏被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于黃鐘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鐘為六律之首大呂為六同之首雲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

蔡氏德晉曰奏者播之于器歌者詠之于聲舞者動之于容三者作樂之大綱也黃鐘屬子陽聲之首大呂屬丑陰聲之首為之合蓋取子與丑相合之辰也

雲門六樂之首以斯三者求天神而祀之尊之也
此祭祀薦神之樂凡祭祀始作降神次則薦神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棘大饗亦如之建登歌歌者在堂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擊拊
瞽乃歌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棘小鼓鼓棘猶言擊棘

鼓棘管
乃作也

陳氏樂書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後大師小師大
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
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
奏鼓棘堂下之樂也于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于管
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堂上之樂眾矣其所待以作者
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眾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
鼓棘舜之作樂言拊詠于上言鼗鼓于下樂記亦曰
會守拊鼓而已蓋拊為眾器之父鼓棘為眾聲之君
以拊為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棘為君

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
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于下管言播樂
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為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
小師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為
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達
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

高氏愈曰登歌謂升歌堂上貴人聲也拊以韋為之擊之以為奏樂之節下堂
下管如箎六空播謂播揚其聲小鼓曰棘鼓之亦所以節樂蓋大師帥登歌
于堂上令眾工奏樂以和之復令擊拊以節之堂上之歌既畢則堂下以管聲
相繼遂乃播動其樂器令工大奏眾樂而復鼓棘以節之與虞廷所謂搏拊琴
瑟以詠下管鼗鼓
者亦略相似也

易氏祓曰奏擊拊以道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棘以道管而後樂器
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道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華氏泉曰鄭仲師以擊拊為樂或當擊或當拊蓋以拊為虞書擊石拊石之拊
然玩少師職登歌擊拊與下管擊應鼓對而樂記亦云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則
拊為樂器而作樂
先擊拊鼓可知

蕙田案堂上堂下雖指明堂宗廟言而郊壇

奏樂亦必有上下可知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

地官鼓人以鼙鼓鼓神祀

注鼙鼓八面鼓也

春官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注變猶更樂成則更奏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

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疏后稷配天之樂歌也

右祀神之樂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

注舉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酌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嘏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幸夫以邊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禮尸量人制從獻之脯播事相成

禮記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注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

是謂大也

郊特牲嘏長也大也

注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疏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富也者福也

注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疏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祿于田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億下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右嘏

周禮春官小祝送尸

疏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夏官節服氏郊祀送尸從車

右送尸

周禮春官大祝既祭令徹

疏祭訖太祝命徹祭器

楊氏復曰周禮以徹祭為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

矣况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于終其禮尤嚴所以

防人心之懈怠也

小祝贊徹
小師徹歌

右徹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右告事畢

周禮春官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攝訓為

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服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黃氏度曰王者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為可知矣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鉶歷而皆飲之

注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

攝祭鄭司農云鉶讀如嫁娶之嫁鉶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人以鉶周人以爵元謂鉶讀殷之假宰冢宰疏凡宰祭者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鄭云冢宰仿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含案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

王氏詳說曰祭天大事也見于天官大宰又見于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于常職而見

于量人量人云宰祭是大宰攝祭之事

周書洛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彙纂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右代祭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注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輅車索也疏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則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未葬之前屬紼于輅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

春秋繁露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

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祀天之禮也

右喪不廢祭

蕙田案天子祀天正祭冬日至以禮祀祀昊

禮記卷五十一 祭義
天上帝於圜丘董仲舒曰王者歲一祭天於郊蓋天者百神之君天子萬國之主父事天而享上帝所以大報本返始也其天帝之稱有該以一字者則祀天享帝之類二字者則上帝皇天昊天之神類四字者則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維皇上帝之類天與帝一也以體言之則曰天以主宰言之則曰帝而已其祀享之所曰南郊曰圜丘曰泰壇曰吉土蓋郊內有壇壇高曰丘圜丘即泰壇也以形象天曰圜以天尊壇曰泰即南郊之吉土爾其正祭之日以冬至蓋天體輕清上覆而屬陽冬至一陽生為天道之始乾元統天又為生物之始易所云見天地之心者也天子繼天立

極體天之心而報祭焉所以明天道定天位事上帝而仁鬼神也其所配之帝祭法有虞氏郊饗夏后氏郊鯨殷人郊冥周人郊稷家語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大報本返始也故以配上帝是也其從祀之神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楊信齋謂非必百神從祀理或然也其祀有正祭有告祭冬至正祭也其曰類曰旅曰造曰昭告曰柴曰升中皆告祭也告祭之禮皆殺于正祭而旅又稍隆焉其常祀之數每歲有四而圜丘居其三冬日至一也祈穀二也雩三也明堂四也冬至之日不用卜而辛日用卜雩為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同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明堂亦南郊但不祭于圜丘其祀
 天一也其祀之禮曰禮祀禮精意以享也鄭
 註以禮為烟與燔柴合然日月星辰皆用烟
 而唯昊天稱禮祀則張子之說不可廢其棗
 盛秬鬯天子親耕甸師以時入之后親舂其
 酒醴曰五齊三酒秬鬯明水其玉幣四圭尺
 有二寸蒼璧為邸璧與玉非二物也幣用繒
 色蒼放其器之色通典云長丈八尺據曾子
 問鄭注制幣長丈八準之其牲用特殷元牡
 周駢犢其邊豆天官籩人醢人掌之郊祭邊
 豆經無明文然祭必備物記云大旅具矣不
 足以饗帝詎饗帝而不如常祭乎其器用有
 越席有犧尊以疏布為巾覆之禰杓白理木

器用陶匏陶瓦器匏酒爵蓋祭天尚質也其
 服冕內服大裘外被衮衣戴冕璪十有二旒
 大裘黑羔裘衮十二章以襲裘惟冬至南郊
 則服裘餘皆衮冕蓋適四時之宜而非謂祀
 天必用大裘亦非裘冕而不披衮也周禮大
 裘而冕與郊特牲被衮以象天互相發爾其
 車旗一曰玉路一曰大路玉路即道之車素
 車即事之車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衮之後
 則即壇明矣其祭祀始終之序先三月滌牲
 滌者繫牲之所取滌蕩潔清之義帝牛即特
 牲也前期十日太宰率執事而卜日方牲夫
 謂卜郊指用辛之郊言蓋郊用冬至無庸卜
 日則禮所云卜日皆兼他祭為文原不專謂

郊天也遂誓戒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玉府共
食玉鬯人其秬鬯以浴遂戒具小宰持其法
宰夫詳其式與太史相聯事前期一日遂陳
設掌次張壇案設皇邸次謂幄大幄初往所
止居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重帟謂于幄中
設承塵幄在幕中帷在旁幕上張幄在帷幕
之內帟在幄之內也蓋祭臣多故張旅幕諸
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蓋公卿以下卽
位于壇宮之門未祭則常服及祭則更祭服
于幕次尸次亦更衣所也封人飾牛牲設楅
衡置綏共水橐皆以待夕牲也牛人共牛牲
之互與其盆簋所以待殺牲也大司樂宿縣
大胥以鼓徵學士凡禮物器用咸設焉遂省

視蓋祭器甑甗皆須濯漑卑者親眡之尊者
往涖之所以致敬致潔而禮神之玉祀神之
牲尤其重者也祭之日雞人呼旦巾車鳴鈴
銜枚氏禁無囂蜡氏除不蠲禁刑者及凶服
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
太史執事以次位常饌人供盛舍人供簠簋
鬯人供秬鬯酒人其五齊三酒司烜氏取明
火明水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典瑞供玉器
亨人供鼎鑊邊人醢人其籩豆之實大宗伯
涖玉鬯省牲鑊肆師表粢盛展器陳王皮弁
以聽祭報蓋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
告日時早晚未郊故未服大裘袞冕而服日
視朝之服也小宗伯告時告備典路出路贊

駕說王出宮大裘袞冕乘玉路建太常大馭
馭玉路犯較太僕自左馭而前驅虎賁氏先
後王條狼氏執鞭以趨辟節服氏維王之太
常王至郊御大次小宗伯告備告時乘大路
以赴壇遂臨燔柴作樂以降神乃迎尸太祝
相尸禮小祝沃尸盥遂迎牲太祝掌之太宰
贊之君親牽牲封人歌舞之天子自射其牲
乃埽地而祭遂盥小臣沃王盥御僕相盥乃
薦玉幣薦血腥凡血祭曰釁血氣也肉食有
味味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
敬不褻近故用血天子親薦于神座前也乃
獻尊小宰贊爵授太宰太宰授王小祝贊奠
鬯人供秬鬯大司寇奉明水五齊加明水三

酒加元酒杜佑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後王
以匏爵酌泛齊獻尸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
齊亞獻所謂朝踐也是爲二獻每獻奏樂一
成乃祝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洛誥王命作
冊逸祝冊此祝冊之見于周者則祝固必有
冊爾祝畢王退俟小次乃亨牲大宰納亨贊
王牲事亨人供鼎鑊給水火之齊遂薦熟大
司徒奉牛亨人供太羹鉶羹太羹肉汁不和
無鹽梅也鉶羹加鹽菜矣蓋太古初變腥但
煮肉而飲其汁後人祭既重古故薦之通典
薦熟于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盞齊以獻
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
也通前凡四遂薦黍稷小宗伯小祝逆盞盛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三
大宗伯奉玉盞薦畢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爲賓長之一獻凡七皇氏謂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每獻舉樂詩周頌郊祀天地之樂歌昊天有成命后稷配天之樂歌思文后稷是也獻畢天子舞六代之樂遂嘏王酌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遂送尸肆師禮成則告事畢蓋其制度儀文與行事始終之序大畧如此馬端臨文獻通考嘗言其散見于百官之職掌錯見于禮經之總論披紛散佚未有能會通而次第之者惟杜氏通典頗

有條理然禮經簡畧多以注疏之意補之乖異多端惟信齋楊氏祭禮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攙補然闕畧不接續又不如通典之通暢今考通典以注疏補經惟七獻之說義可通用至其附和六天之謬則以圜丘爲禘上帝祈穀爲祀感生帝其惑於九祭之說則以五時迎氣爲祀天故祭祀之所則分南郊與圜丘爲二地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爲二物圜鐘爲宮與乃奏黃鐘爲兩處之樂訛舛錯雜本無義理而信齋祭禮首著古郊祀次禮物樂舞次祀禮始終之序次祝辭樂章實爲疏脫既不足以貫串經文之旨而想見聖人著作之精意又不可措之儀節而見諸

施行則古者祀天之禮無徵久矣為詳釋聖
經折衷狀說舉其大綱詳其節目其必不可
考者畧取注疏之純正者以補之然後聖人
制作之意可以顯白稍為損益潤色則一
可見之施行即後代制作之善如唐之開元
禮宋之政和禮所定儀注皆有以統其全規
而立之準則庶不謬于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之意云

文獻志王炎郊祀儀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
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
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
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
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
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
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上
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帝之帝
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
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靈威仰終于黑帝汁光紀也以緯亂經

雖不辯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偏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
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
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
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
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瓊案朝曰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
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郊四望亦如
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
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顛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
五帝為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
兌顛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為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
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
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祀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
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
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
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
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必有天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
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地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
思曰郊社之禮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
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冢土禮
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
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
則失先王之說益甚矣雖然莽之失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
于方丘冬至祀天于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為噫
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為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
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

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唯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太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顯項之于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無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外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于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情感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于化原有見于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闕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于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于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黃先生嘗謂恐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

蕙田案趙氏論六天是矣乃從鄭氏以禘為郊祭南郊祀感生帝不知識緯之當絕而反引伸其說何歟存此二條以見郊祀異說之惑人可畏至其說之所以謬已詳見前辨中矣

五禮通考卷第五

